



2020年10月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将在昆明举办，大会主题为“生态文明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”。这一年，中国将结束国家公园体制试点，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。巴丹吉林沙漠—沙山湖泊群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工作也正式提上日程……

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域规划总面积为12.31万平方公里。其中青海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于2017年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“国家公园” “自然保护地”

将成2020年热词

段易成

国家公园将以2020、2025和2035年3个时间节点逐步推进。

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要求，到2020年，提出国家公园及各类自然保护地总体布局和发展规划，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，设立一批国家公园，完成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并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，制定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，构建统一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制。到2025年，健全国家公园体制，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，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法规、管理和监督制度，提升自然生态空间承载力，初步建

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。到2035年，显著提高自然保护地管理效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，自然保护地规模和管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，全面建成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。自然保护地占陆地国土面积18%以上。

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仍需经历一段时间，才能成熟完善。依据目前评估结果，试点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，其中包涵统一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到位，政府、社会多元化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尚未建立，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，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、相关标准规范等亟待建立和完善，规划范围和区划落界需进一步优化，改革的协同性还需要加强。

自然遗产申报 开始与国家公园建设同步

依据相关规划，中国自然遗产地管理，将逐步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相融合。巴丹吉林沙漠位于阿拉善高原，是中国第二大流动沙漠。2019年1月，“巴丹吉林沙漠—沙山湖泊群”，与贵州三叠纪化石遗址群、贵州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一同入选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。

2019年9月7日，在北京召开了巴丹吉林沙漠—沙山湖泊群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汇报协调会。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、遗产申报地所在的阿拉善右旗政府进行了协商。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表示，这一申遗工作，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，积极整合申报范围内各类保护区，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，进一步提升申报地保护地位。

链接——

巴丹吉林沙漠—沙山湖泊群



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巴丹吉林沙漠—沙山湖泊群位于阿拉善右旗，包括巴丹吉林沙漠分布最为集中、最高沙峰必鲁图峰海拔1611米，相对高度约450米，是世界上最高的固定沙丘，号称“沙漠珠穆朗玛”。

这一自然遗产提名地中的湖泊多达144个，总面积超过2300公顷。其中74个湖泊是常年有水的永久性湖泊，12个是水质很好的淡水湖泊，由地下水补给，这一形态多样的丘间湖泊群展现了沙漠的神秘感和独特的自然美景。

案；到2025年，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，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地方性法规、管理和监督制度，提升自然生态空间承载力，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；到2035年，自然保护地占河北省陆地国土面积7.43%以上。

黑龙江省也制定了《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总体实施方案》。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外，2020年，黑龙江省还要完成各类自然保护地总体布局和发展规划，完成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，制定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，构建统一的自

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制。到2025年，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体系。到2035年，自然保护地占黑龙江省国土面积不低于18%。

海南省将在2020年全面提速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，积极争取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（2019—2025年）》获批通过，尽快完成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保护、交通等专项规划；并按程序出台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》和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，逐步建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。



右图：规划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，是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的发源地，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，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，是亚洲、北半球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重要启动区。

（图片来源：三江源国家公园网站）

看·世界遗产

2019年春节，我来到印度尼西亚偏僻的小巽他群岛，乘快艇从小镇拉布安巴焦出发，一个多小时后抵达科莫多岛。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科莫多国家公园的核心区，以保护现今世界体型最大的蜥蜴——科莫多巨蜥著称。

科莫多巨蜥生性凶猛，经科学证实的最大个体长达3.13米，算上它肚子里还没消化完的食物，总重可达166公斤。纪录片镜头中的科莫多巨蜥，突袭壮硕水牛的场面常让人不寒而栗。果真要近距离接触时候，期待更伴随紧张。

科莫多岛的游客中心提供长、中、短3种徒步路线。无论哪种都至少要安排两名向导，一人作为前锋开路，另外一人断后以防不测。向导手中的“武器”，实际上只是一根一人来高的木棍。按他们的说法，巨蜥虽然凶猛且唾液有毒，但多数时间都懒洋洋的，很少主动攻击人类。游客只需和它们保持5米开外的距离，一般安全无虞。

我紧绷着神经走在热带丛林中。没多久，向导就示意停下，不要出声。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不远处的丛林里传来窸窣窸窣声。很快，一头科莫多巨蜥就出现在视野中。它不仅体型庞大，移动速度也很快，步态更显得气势汹汹。在我们一行人的屏息注视下，它大摇大摆地径直爬了过去（见下图）。



如今，从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出发，在24小时内就可以方便抵达东非高山或印尼小岛。这常常会出现一种错觉：物质文明不断丰富的人类，仿若万物之主，一切皆可臣服于“我”。

保持与荒野的距离

乔鲁京 文/图



图为科莫多国家公园入口。

科莫多巨蜥只分布于小巽他群岛的4座岛屿上，长期不为外界所知。直到1912年，一位在印尼茂物工作的生物学家彼得·欧文斯才将其公之于众，引起轰动，许多人将其视为恐龙时代的子遗，称之为“科莫多龙”。一百多年来，它成为荒野世界的重要象征，出现在众多文学、影视作品。在好莱坞不断翻拍的《金刚》里，编剧就以其为灵感来源，创作出更夸张血腥的怪兽。

行走在赤道边这座孤岛的密林中，一路上我见到大大小小小头科莫多龙，也看到了它的食物：鹿、水牛、猕猴。可惜纪录片里惊心动魄的猎食、两头雄龙人立而起的搏斗统统没有遭遇。告别向导，准备离开时，我注意到码头旁有几头花鹿正漫步于沙滩椰林，在蔚蓝色的弗洛勒斯海衬托下，景象如画。

我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，走向鹿群。突然，我下意识感到毛骨悚然。余光扫去，身旁5米开外的树下正趴着一头科莫多巨蜥！还好，它只是趴在那里，眯缝着眼小憩。这刹那的恐惧足以让我铭记，提醒自己要荒野保持适度的距离，而那毛骨悚然的瞬间就是边界。

当科莫多巨蜥开始为世人所知时，“美国国家公园之父”约翰·缪尔于1914年去世。他深入荒野，用隽永的文笔、不懈的行动极大地推动了自然保护。一个多世纪前他写下的话语至今依然鼓舞着人们：

“大自然最精彩的课程只有在暴风雨中才能学得，只要谨慎小心地处理好与暴风雨的关系，我们就可以借助她的力量平安地走出这片荒野，欣赏她那宏伟壮丽的杰作及其形成的过程”。

在都市文明席卷全球的当下，缪尔式的深入荒野是否已经过去？我们是否更需要远离荒野，对天地万物生发敬畏的自觉？

各种商业影片中，东南亚的科莫多龙和东非的山地大猩猩并置，成为取悦都市文明的视觉奇观。这让我想起另一项世界自然遗产，乌干达的布温迪国家公园。那里允许游客近距离（最近7米）观察野生山地大猩猩。它们是人类近亲，为防止交叉感染，游客如果感冒发烧、咳嗽或者患有其他传染性疾病，不得参与大猩猩旅游项目。不过布温迪国家公园并没有体温监测，一切全靠游客自觉。

坐着快艇离开小岛时，我忍不住回望：谁能想到在这郁郁葱葱看似平静的岛上，默默运行着残酷但真实的适者生存、物竞天择。相较不言不语的自然法则、相较斗转星移的宇宙规律，人类智慧与都市文明固然可贵，却又何其微小、何其短暂。我们应该和荒野保持多远的距离？约翰·缪尔说：“走向外界，我发现，其实是走向内心。”是的，反求诸己是打破错觉的解药，无论身处都市抑或荒野，愿在面对天地众生时，我们习得谦卑。因为这既是对未知的敬畏，更是对自我的保护。